

范范兄：

本月十五日来函敬悉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第六册
(天书)已购得，即日寄上。第一、第二册已售罄一时
无法购取。第九、第十册尚未出版。出版社是
在搞货源，但发行则通过由新华书店代办的。
为你购取的第六册就在南京路新华书店找到的。

上月十六日中午我们到上海后一直忙于同新
戚往来。在此方我是朋友多于亲戚，而在南方则反之。

上月廿三日早动身，我和素珍及其长女到杭州去，
会同我们侄女(在电台工作的)去桐庐。当天在
富春江江西最美丽地方，即桐庐窄溪，散发了
淋型同志的骨灰。返杭州途中，曾吟诗一首：

(一)

富春江上散骨灰，
碧水东流不复回。
留得淑婆常想念，
红旗手挽诗英才。

(二)

浩荡窄溪送骨灰，
淙淙水上我徘徊。
何时物化应作伴，
携手夜台笑语陪。

(淋型同志在六十年代
被全国妇联评为红旗手)

(2)

未通海以前我們在杭州呆了四天。杭州市面很好，供給充足。工廠都在遠郊，向市中心商業區給予呵護。一通海途中，又吟一首。

憶杭州西湖

陽春未別杭州來，月出茶花孤嶺間。
映月三潭魚散，觀魚花港柳徘徊。
如吳名湖越境勝，神京此望仰琼臺。

本月五日上午的親戚們邀我到一個揚州飯店「綠楊村」去宴會。即席我作了一首：—

七十六初度

置酒開筵情誼篤，笑我初度七十六。
平生從未感孤獨，反喜相親終敦睦。
時代革新重教育，培訓男女咸贊淑。
須忘眼疾如老聵，天天做~~一~~一好公僕。

既定下月二日去蘇州，探望我一堂親戚。大約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在我和李稚樵可以動身來京。本月十二日外交部有人來看我，說他從江西撫州來看，新

(3)

克己有成，到那去北京料理傢具，可以托运去扬州。
他说他们到四月间去那里。因此我们这一次
来，只能在北京停留十五天到二十天左右了。

克己松去昨天到此京的。我昨天写了一
首七绝诗如下。

闻克己松访事有成

流年一何驶！	时局变又弛。
中美要复交，	昨非即今是。
美帝来访事，	环球咸注目。
国际腾风云，	评议满报纸。
继曰为和平，	和平岂可恃？
吁嗟资本家，	从不露爪牙。
明明捣乱鬼，	偏装大佛爷。
鬼胎虽满腹，	面戴双重纱。
声言谈仁义，	屠戮如刈麻。
印支正挥刀，	誓斩两头蛇。

川更祝你们全家安康，定盼都好兴尚好，恕不另。

翁克己手书，二月廿三日。